

花落蓮成

姜貴著



前記

我在臺北博愛路、信義路的鬧區，緊靠馬路的三樓之上，一住十年之久，日夜受隆隆車聲的噪聒，雖說心情靜寂，如處深山，但去年春天我到底病了。一種並不妨害生命的「固疾」，但至少短期必須停止寫稿。在臺大醫院門診了幾個月，也做了全身檢查，除了此症之外，健康情形良好。這也就是說，祇要我不寫稿，就算沒有病。於是我決定離開臺北，易地休養。湊巧朱蔚君兄認識中部一位大和尚，他就介紹我去住廟。

在此之前，我連一個和尚或尼姑都不認識，對佛教一無所知。住廟，對我是一種嶄新的生活體驗，我覺得十分有趣。早晚課誦，伴以魚磬，是莊嚴美妙的大合唱，而晨鐘暮鼓，過去祇是在書本上看到的，現在身歷其境，也覺得真能發人深省。廟裏喫素，我自節食減肥，胃口變了，這也能適應，並沒有像魯智深五臺山住廟那樣，給「淡出鳥來」。山居多暇，我涉獵了一些重要的

佛經。而我的病也在休養中漸漸好了。

但使我「領略」最深的是，這間廟裏有個佛學院，我在這個佛學院裏擔任了幾小時園學方面的課程。學生四十人，全屬「女衆」，其中約四分之三爲比丘尼，其餘爲所謂「菜姑」。年齡二十上下，教育程度高初中。她們善良聰明，勤勞刻苦，各方面都很健全。假如她們不出家而留在社會上，也都不是沒有辦法的。我看過她們每個人的自傳，有的原都有很好的職業，如洋裁、打字、司機、會計、出納等等，月入不薄。有從事藝術的，如繪畫、聲樂、小提琴等等。文學方面，她們閱讀的範圍也很廣泛，幾個重要女作家的譯與作，她們都特別喜歡，並無門戶之見。至於佛學，那是她們的本行，我這個門外漢就莫測高深了。

我任這間佛學院的教師僅僅一個學期，自覺人地不宜，辭掉。離開之後，使我一時不能忘懷的就是這班學生。我一直在想，一個少女的滿頭青絲，是她青春生命的巔峯，看看無分城鄉、滿街都有的燙髮店，看看時刻在花樣翻新的各種髮型，就不難明白。這些少女，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促使她把滿頭青絲一剝而光，換上顏色最黯淡、式樣最拙笨、行動最不方便服裝而出家爲尼的？

我見過形形色色、各種不同的人物，而這是一個新的發現。人如何處理他的一生，各有不同的方法。她們的方法有異凡俗，先把傳統下的「我」，給以徹底的摧毀，然後改塑重建，將了脫

生死輪迴，自度度人，而以成佛爲終極目標。這是一個艱辛而渺茫的過程。儘管有人以爲不切實際，表示最大的懷疑，甚或斥之以妄，譏爲迷信。她們則視爲當然，一如日從東出，月落西方，信其所信，而獨行其是。衆所習知的弘一李叔同，放棄了他的藝術生命與多彩多姿的世俗生活，出家爲一苦行僧，精通律藏，成爲一代大師，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。若干超脫之士，我行我素，避名唯恐不及，則共其所信，以老以終，鮮爲人知。這裏有無比的決心，深宏的悲願，卓絕的苦行，是一般所不能想像的。當然，僧尼有凡聖之分，一如一般人，有賢不肖，未可一概而論。

這裏，我寫了三個少女出家爲尼的故事，希望因她們的突出性，消除一般社會對她們的隔膜，進一步有所瞭解。我儘量作客觀的描寫，以確保其可貴的真實性。不消說，這是一部小說。雖然我所選擇的題材也許是一個最不容易處理的題材，是是非非，有各種不同的角度，就有各種不同的看法。但我還是在認真的長考之後，毅然決然地拿下了它，真像靈魂裏有鬼似的。這麼說，是非成敗，也就由它，沒有什麼好懸慮的了。

丙辰年端午節，霧峯。

物忌獨賢 人惡出己
辛苦受盡 命似懸絲

——六祖壇經

1

僅僅四小時的睡眠，彷彿打了一個盹，寶蓮師就從不大够暖的床上醒過來了。在這個時候，她照例靜靜地躺着，默念佛號，等候「打板」起床，一念靜止，很少想到一個比丘尼所不應想的事情。比丘尼的戒律多達三百四十八條，號稱五百，有些重戒固然少有觸犯的機會，偏偏那些瑣碎的細微禁忌，縱然時時刻刻小心在意，也未必能守得完全。但經過十年苦修，寶蓮師已經差不多可以做到嚴守戒律而能從心所欲，生活得自自然然，沒有礙手礙腳，諸多不便。可是這一天早上，照例是四點鐘左右，她一覺醒來就禁不住雜念侵襲，近乎迷亂。察覺到這一反常現象，連忙收心，不料更反常的是仍然定不下來。

寶蓮師有點煩躁，一再怪自己：這是怎麼啦！

一個起床的信號，迂緩沉重地響起來了，那是用一個木槌敲打一塊木板的聲音，節奏麻木而缺少感情。間隔地打過三遍之後，接着就撞鐘了。鐘聲一起，比丘尼們進殿禮佛課誦。

這是早課，早課一定在天亮以前禮誦完畢。

寶蓮師剛聽到第一聲板響，就起身下床了。以爲這就可以拋開雜念，於是她有一點被救的感

覺。伸手拉過長筒灰色布襪來便往腳上套，這種祇有僧尼才穿的羅漢襪，又寬又大，一套就套上了。寶蓮師手觸到自己的小腿，不經意地停下來輕輕撫摩一下，悠然神往，她想起了出家以前所穿的玻璃絲襪，高跟皮鞋。

「你有一雙美腿和美足。」

經常受到姊妹淘這樣的真誠讚美。

「值得你好好利用。」也有人意有未盡地如此補充，「這是你的另一付本錢。」

這引起她的反感。拿美色作本錢，還要好好利用，這對我簡直是侮辱。從此，隱伏下她對於自己的美色的輕蔑。假如我生得不够美，那豈不更幸福，更受人尊敬。

不不，不想這些，想這些已經過去的無聊的事情幹麼。今天早上真不對勁！

寶蓮師不曾穿鞋，赤着布襪底，一步過去，擰亮了書桌上的柏燈，昨天收到的那封意外的來信，安穩地平躺在燈光之下。一個大男人家，寫得這樣娟秀的一筆字，看起來倒像個年輕的女人。一個奇怪的念頭浮起，難道他是怕別人看見，有意寫成這樣子的？

不不，不想這些，面對條條戒律，這不是我該想的。寶蓮師拿起那封信來，彷彿沒好氣地就原地方摔了一下。原來是你把我害的，今天我一早起來就失去了定力，準是你把我害的。

道行修起來是多難，而毀起來又是多麼容易。寶蓮師好像被當頭一棒，重重地打了一個寒噤。

。不不，我豈可毀於一旦。是我該進殿禮佛的時候了。

穿上羅漢鞋，着好「海青」和袈裟，捏住那封信，匆匆離開單身寮房，頂着滿天的星光，直奔大殿左側的「金庫」。在金庫的小門前，寶蓮師略略猶豫，早已摸過火柴來，把信點上。捏着一角，看看燒到手了，才往庫裏一扔，看它燒盡，看它最後的火星熄去。她像放下了一塊石頭。比丘尼們正魚貫進入大殿，寶蓮師閃在一邊，跟在排尾上。一步跨進大門檻，殿內燈火通明，映着佛陀的金身，寶蓮師頓覺眼前一亮。短暫的失落，她到底又找到她自己了。

2

佛家講一個「緣」字。

就一般世俗的眼光看，寶蓮師的出家爲尼，是不大容易理解的。這祇能算是她的命吧，而命就是緣。

她出身於一個小康的家庭，父親謝瑞昌獨資經營一家商行，是一個本分老實、將本求利的商人，她是他的長女。因爲母親需要在商行裏幫忙父親，她從小就由祖母撫養。祖母多年守寡，爲填補生活上的岑寂，初一十五定準跑廟燒香。這位被街房鄰里稱尊爲謝三媽的祖母，是觀世音菩

薩的信徒。她從小跟大人進過許多廟，那些五顏六色、怪模怪樣的神像，她看了害怕。譬如媽祖，這位航海者的保護神，臉那麼黑，而左右兩廂的千里眼、順風耳又那麼醜，這就教謝三媽雖然知道媽祖是一位正神，卻沒有勇氣去親近她。而關聖帝君面色太紅，鬍子太長，神氣又太威嚴。城隍的尊容平易近人，無奈七爺八爺把門，加上戴高帽子的黑白無常，未免拒人於數碼之外。謝三媽最後選上了她的敬信對象，極盡虔誠，終身一之，那就是觀世音菩薩。觀世音菩薩慈眉善眼，高坐蓮臺，金童玉女，天真無邪，他們所凝成的那種氣氛，就是一股吸引的力量，教謝三媽不得不信。

儘管如此，謝三媽却完全不懂「佛法」。她把觀音菩薩、天上聖母和關聖帝君，等量齊觀，是數不清的許多神中的一尊神而已。這在稍通佛法的人看起來，簡直是一個笑話，因為菩薩不是神，而是人的昇華，人經由累積的善行和修持所達到的一個超越人天的境界。謝三媽不求甚解，事實上也沒有人「說」給她這樣的「法」，縱然說了她也未必理解，甚至她可能根本無意去理解。

初一十五一月兩次跑廟，菩薩座前跪香膜拜，謝三媽是有所求的，她一再叮嚀菩薩：我從二十歲上，僅有的一個兒子瑞昌剛剛學步的時候，就死了丈夫。我的丈夫，結結實實的一條漢子，壯得像一條小牛。一天，從外邊回來，嚷着肚子痛，越痛越厲害，不一會的功夫，痛得在地上打

滾，四肢冰涼，臉白得像粉牆。左鄰右舍，七手八腳地幫着送醫院，連那醫院的大門也沒望見，就在半路上斷了氣了。我哭也沒有用，總覺得他死得不明不白。

背着瑞昌，到處去喊冤，有人來驗了屍，說死得沒有什麼不明白，確確實實是病死的，告訴我一個稀奇古怪的病名，我到底也沒記住。我相信他們，他們沒理由騙我，反正人已經死了，想必他不長壽，命該如此。

可是，這以後的日子，我就難難難，千難萬難了。公婆給我一點錢，要我把瑞昌留下來給他們，我趕緊嫁人去。他們沒說得很明白，但我聽得出來，是我命硬，尅死了他們的兒子。笑話！他們就不想想，他們的兒子就是我的丈夫，我疼他還來不及，幹麼尅他？尅了他，我好守寡？我就那麼賤！

我偏不嫁人，這個算我算守定了。我拿他們給我的那點錢做起生意來，趕季節，我一輛腳踏車，載着一百多斤貨，經常往鄉下跑，我不固定作什麼，什麼賺錢，我作什麼。十年下來，我苦出了一筆錢來，街上買了間門面平房，開雜貨店，帶賣冷熱飲。我自己哪裏忙得過來，夏天兩個，冬天一個，我用了女店員，我的瑞昌，最是個勤儉的孩子，放學回來，一直在店裏幫忙做事。我告訴他，這不是你的事，你的事是用功讀書，我想定了，你應當讀大學。孩子倒輕鬆，於心，媽，我店裏做了事，也不會誤了升大學。

好個爭氣的孩子，後來果然大學畢了業。他學的什麼，我不大清楚。祇知道他畢業以後，反倒爲難起來。現在輪到我創業了，我能幹點什麼？我從哪行哪業下手？老是打不出主意來。

我做媽媽的看在眼裏，未免心裏不舒服，忍不住說：人生在世，就爲賺錢，賺錢，賺錢，賺錢！你爲難什麼？想辦法去賺錢，不就完了嗎？

孩子聰明，一聽就懂。賺錢的正當手段，祇有經商。他從這方面留心了幾個月，我拿本錢給他，開了一間「六合商行」。我把我當年的辦法傳給他，不固定作什麼，看準了什麼賺錢，就作什麼。

孩子上進，生意做得興隆。我說，你該結婚了，他就和他的會計王美玉小姐結了婚。美玉，也是我看中的，是個好女孩。

雜貨帶賣冷熱飲，我的店我還開着。母子各有各的店。我幫他賺錢。瑞昌的六合商行在前街，我的店在後街，原沒有登記，後來他們說一定要登記，不登記不許營業，我就登記了一個「瑞昌雜貨店」，資本金二千元。我和孩子分開，各住在自己的店裏。這樣，人不離店，店不離人，就不會耽誤了生意。

每次上廟，見了觀音菩薩，謝三媽總有許多話說。一把燃着的香擎在雙手之上，一上一下的搖着，兩片唇動個不停，一套說了又一套，而最後必有所求，畫龍點睛，這是主題。孩子有病，

要他快好，沒病要他聽話。生意要賺錢，賺了要多賺。什麼也不爲，我是個寡婦啊，世界上沒有比寡婦更可憐的人，菩薩可憐的是寡婦，菩薩保佑的是寡婦。

照她以往的經驗，凡她有所求，菩薩倒是都答應的。她以不多的本錢，從一個騎腳踏車跑鄉下的小販發展成一間雜貨店，還帶賣冷熱飲。兒子瑞昌無病無災，順利地讀到大學畢業，另開起一間商行來，生意賺錢，討了個不錯的媳婦。對她，菩薩該作的算都作了。她不會一本萬利的大發特發，謝三媽倒不十分怪菩薩，因爲她也信命，也許她命中注定該慢慢發。那麼，好，慢慢發就慢慢發吧。

在相當滿意的心情之下，謝三媽常把她上供的水菓點心等等留在供桌上，不帶回家來，同時拿一點鈔票塞到奉獻箱裏，作爲她對菩薩的報答。留下來的供品，她猜想那一定成爲尼姑們的「外快」，按說她應當給尼姑們交代一聲，藉此討好，不做無名氏，偏她又不肯。因爲她不記得從什麼時候，從什麼地方得來一種恍恍惚忽的傳說，一個正走好運的人接觸了光頭尼姑，會衝走了好運，一下子倒霉起來。因此她怕，認真地怕，就寧可不討這個好，甘願做無名氏了。她把這點忌諱，私下給兒子提過，瑞昌大大不以爲然。尼姑祇是少了一頭頭髮，怎麼就會衝走了人的好運呢？這些敗壞人的話，千萬可聽不得。謝三媽也覺理屈，就對兒子下個結論：既有此說，還是小心些的好。

一向聽話的兒子，這回偏偏說了不中聽的話：媽你既然信不過尼姑，就不該去拜菩薩，因為菩薩和尼姑是一家人呀。

那你管不着我。謝三媽這樣不大高興地答覆兒子一句，說過也就算了。以後，她還是照常上廟拜菩薩，而不接觸尼姑。

兒子結了婚還不到一百天，謝三媽計算得清清楚楚，媳婦就懷孕了。這對謝三媽是一個最大的喜訊，是我看中的媳婦還會有錯，果然得力！但她從此也就心起來，因為她希望抱孫子。換句話說，她要個男孩。

這不能等到初一十五了，這是件大事，有它的緊急性。謝三媽特地起個早，冒着斜風細雨，趕了去拜觀音菩薩。她買了更多更好的香燭紙箔，最新鮮的水菓，最精緻的茶食，還有五十斤上好白米的一張「米條」，開出這張米條的米店就在她經常拜菩薩的「白衣庵」附近，這是她對尼姑們的「供養」。她早就認識幾位也常跑白衣庵的阿婆阿嫂，她們都按月有一定數目的現金和食米送到庵裏去供養尼姑們。「供養」這個詞兒就是謝三媽跟她們學來的。但她一直不知道這個詞兒的真正涵義，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必要，尤其對她。但現在她居然遇到再大也沒有的大事了，非認真地求菩薩不可。想了又想，決定也供養一次。瑞昌不是說過嗎，菩薩和尼姑們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分彼此。

斜風細雨一點也沒有打去謝三媽的興頭，她趕到白衣庵的時候，天已經放亮，香客雖然不多，但她沒有搶到「頭香」。不過這不要緊，因為她根本沒有搶頭香的意思。

鄭重地擺好供品，舉着燃上的香，謝三媽開始她的長篇禱詞，從她守寡撫孤開始，二十幾年一本流水帳，有汗有血，也有歡笑，檢自己認為重要的一一上告菩薩。結論：我的媳婦已經懷孕，求你要她給我生個男孩，頭胎我要抱孫子，不然我就算對不起我那個死鬼丈夫，也沒臉見親戚朋友。她把這個結論，重複了至少十遍，一拜再拜，拜了又拜，這才仍然意有未盡地去把紙箔燒了。她記掛着雜貨店不能開門太晚，有些主顧習慣早上來買東西，她不能太信任她的店員，那種十多歲的女孩子哪能獨當一面。匆匆來到收油香錢的櫃臺上，偏偏守櫃臺的是個尼姑，謝三媽不覺倒抽一口氣，人退了下來，大清早就和尼姑打交道，可不是事！

於是立刻有了一個新主意，把那張五十斤的米條塞到奉獻箱裏去了，而且再加上幾張鈔票。假如交到櫃臺上，當然她也不會報出姓名住址來的，她怕尼姑們找上門來麻煩。無名氏一做到底，祇要菩薩心目中有我謝三媽，有求必應，這還不儘够儘够。想着高興，謝三媽二次又加了幾張鈔票。爲了抱孫子，她不惜撒下血本。原本就是虔誠的，這回更虔誠，無以復加。

此後，每次上廟的主題就祇有一個了，要求已經懷孕的媳婦生個男孩。爲表示誠意，在拜拜上增加了不止一倍的開支。發賣供品的櫃臺上對這位主顧眼睛也睜得大了，笑臉相迎，殷勤接待

謝三媽爲此與頭萬分，可是一等生下來是個女的，她就像劈頭給澆了一盆冷水，猛醒之下，接着是一陣發顫，好大一會說不出話來。罷了，菩薩這樣子不聽話，要麼她就是沒有靈感，沒有本事。初一、十五上廟燒香的多年習慣，第一次遇到危機，有一點動搖。幸而另一條信念挽救了這一危機，謝三媽拜廟之外還信命。冷靜下來，她想，這也許是我和瑞昌小夫婦兩個的命吧，該先生個女的，男的隨後再來。先開花，後結果，這也是常有的事，後院子裏的荔枝樹就是年年如此的，那也沒有什麼好不好不是？

這麼拐彎一想，謝三媽不怪菩薩了，也不再沮喪。把小孫女抱過來由她撫養，媳婦美玉招呼商行裏的生意要緊，因爲兒子瑞昌常常在外邊跑生意，商行裏不能沒有人坐鎮。現在的孩子喫奶粉，太方便了。謝三媽想到自己的奶不好，當年帶瑞昌的時候，可真够麻煩的。哺乳期間，瑞昌好像從來就沒有喫飽過。

小孫女肥肥胖胖，大大的眼睛，愛笑，很少哭，但哭起來很好聽。謝三媽的一片愛心，就一無保留地貫注在小孫女身上了。她一直動腦筋給小孫女起個好名字，好名字很多，她一時無從下手，不知道該如何選擇。直到快滿月的時候，謝三媽從報紙的社會新聞版上意外得來靈感，才決定了她的名字。

誰都知道全國聞名的兩個大財主，南張北李。這回是張家的小姐嫁給李家的公子，婚禮鋪張隆重，轟動一時，成為重大的社會新聞。謝三媽注意到張家小姐的名字叫「寶蓮」。啊，這可是一個大富之家的女兒的名字，這個名字價值億萬，最好，最好，沒有比這更好的了。

謝三媽不再猶豫，為小孫女命名為「寶蓮」。

兒子瑞昌，小孫女的父親，對此有所表示：叫這個名字的女孩太多，俗氣！

「什麼叫俗氣？有錢就不俗氣！」

謝三媽簡單明瞭地把兒子的意見擋了回去。瑞昌對這些細微末節向不固執，忙說：

「媽說得是，有錢就不俗氣。」

為小孫女和「南張」大富的女兒同名，謝三媽一下子添了許多幻想，謝家將因這個小孫女成為南張北李之外的第三大富，對小孫女就更加寵愛了。每次上廟，一定把她縛在背上，讓她也有每月兩次見到菩薩的機會。

謝三媽沒有減少對菩薩的供養，反而道謝了菩薩。你沒有照我所求的給我個男孩，那不要緊，果真寶蓮能為我帶來最大的財富，女孩又有什麼不好？男孩，等美玉第二胎的時候，你再給我吧。他們年輕，我也年輕，不急。爲了這一心願，謝三媽又慷慨地多塞了一點錢到奉獻箱裏。

因為固定常來燒香，白衣庵的執事尼姑們大抵都熟悉謝三媽這張面孔，視她為白衣庵的信徒。

之一。有時想和她談談，把寺廟與信徒之間的關係正式建立起來，但謝三媽總是儘量儘量地躲着她們。有時迎面和她打個招呼，她極不客氣地瞪你一眼，轉身逃掉。那真地是逃掉，生怕人逮住她似地匆匆而去。尼姑們遭遇到這種情形，以後倒不方便再對她「禮貌」了。雖然她們已經從別的信徒得知她是家道殷實的謝三媽。

謝寶蓮稍稍長大，大約從上幼稚園的時候起，便不能每次都給奶奶帶了去上廟，因為上學比上廟重要。有時時間不衝突，她跟到廟裏，奶奶也教她拜拜，小孩子愛模仿，也就學着拜拜，好玩得很，她知道大殿裏那個金身大人是觀音菩薩。

「觀音菩薩怎麼老坐着一動不動呀？」

她這樣好奇的問。不等奶奶給她解釋，她的興趣忽然轉到一個尼姑，可能有異常人的那個光頭吸引了她，一直跑過去。牽着那件寬大的長衫，仰着臉，懇切地要求：

「抱我，抱我！」

尼姑高興地俯身抱她起來，她便伸手去摸那光頭。

「你沒有頭毛。為什麼你沒有頭毛呀？」

尼姑剛要說明緣故，謝三媽早已跟過來，一把把孩子搶過去，理也不理那個尼姑，猛一轉身，快步走開。一邊說：